



滴
血

神
刀

中



卧龙生 著

刀神血滴

卧龙生 著

(中)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闪电神刀	(1)
第二章	丧父之痛	(37)
第三章	虎落平阳	(78)
第四章	猛兽	(96)
第五章	铁公祠风波	(130)
第六章	风尘侠女	(156)
第七章	扮猪吃老虎	(200)
第八章	并骑相交	(236)
第九章	柳暗花明	(274)
第十章	临危救难	(340)
第十一章	虚实难辨	(358)
第十二章	闪电神刀	(406)
第十三章	夫妻永别	(437)
第十四章	救子	(462)
第十五章	黑凤凰	(529)
第十六章	奇人奇遇	(560)
第十七章	巧遇旧怨	(604)

李凌风浅浅一笑道：“以后见着她你就知道了。”

海棠眉梢儿微扬道：“我巴不得现在就见见。”

李凌风脸上掠过一丝阴沉神色，淡然道：“现在连我都不知道她那去了。”

李海一忙道：“怎么回事儿，兄弟，卢姑娘她……”

李凌风当即又把铁公祠失散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了这番叙述，海棠一双美目里闪漾起异采。李海一却满脸关切神色地道：“兄弟别急，别担心，吉人自有天相，虎毒不食子，卢姑娘跟她爹在一块，不会出什么差错的，江湖说大够大，说小还真小，你还怕找不着她，没再见着她的这一天么？”

李凌风道：“这个我知道，其实我也不急着找她，我还有别的事儿。”

李海一哦地一声道：“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儿？”

李凌风目光一凝，望着宫和道：“提起这件事儿，我就要问问兄弟你了……”

宫和微微一愕道：“问我什么。”

李凌风道：“当初杀害我父亲，跟后来劫掠谭姑娘，我怀疑这两件事是一个血滴子干的，兄弟你杀了那个血滴子，可算替我父亲报了仇，只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他谭姑娘的下落？”

宫和听直了眼，叫道：“怎么说，我宰的那个血滴子，就是杀害老爷子跟劫掠谭姑娘的那个人。”猛在自己腿上拍了一巴掌，道“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早说。”

李凌风道：“我听兄弟的口气，兄弟是没问？”

宫和道：“我的好哥哥，我那儿知道嘛！”

李凌风皱皱眉道：“看来我是没办法尽快的找到谭姑娘了，只知道十二金钱是不是有收获，要是他也没有收获，谭姑娘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这事就误大了。”

官和懊恼地一跺脚道：“唉，都怪我没想到。”

李凌风道：“你事先根本不知道，那能怪你。”

李海一沉吟了一下，道：“兄弟，不管怎么说，谭姑娘是个坤道，是个弱女子，难道他们……”

李凌风摇头道：“海一兄对血滴子还不大了解，我对他们可知道得很清楚，只要是他们下手的对象，老弱妇孺他们也不会放过，何况他们之所以劫掠谭姑娘还有别的原因。”

李凌风道：“二位可听说过，七杀教这个组织。”

李海一一怔道：“七杀教！”

官和道：“连听也没听说过，这是个怎样的组织？”

李凌风当即就从他跟卢燕秋无意中发现那重伤的吊睛白额虎说起，一直说到两个人从山里出来，把发现七杀教这一秘密组织的经过颇为详尽的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官和头一个叫道：“没想到曾几何时江湖上出了这么一个组织。”

李海一道：“难怪咱们不知道，敢情他们是怎么个秘密组织，而且又深藏在山窝里，再加上他们行动神秘，咱们上那儿去找。”

官和道：“看来这个组织倒是个挺不错的组织，看看他们要杀的那些人，这个组织里的人物应该个个都有满腔热血，一身侠骨，个个都是嫉恶如仇的卫道之士，尤其那位女教主，更让咱们这些昂藏须眉愧煞。”

李海一猛击一掌道：“可不是么？当世之中有这么一位奇

女子，有机会定得见识见识，只要她不嫌我，李海一我跟她走了，这种事我岂能落在别人后头。”

宫和笑道：“现在咱们几个已是血滴子的眼中钉了，真再加入七杀教，在血滴子眼里咱们可真成了造反谋叛的大败类了。”

目光一凝，望着李凌道：“哥哥，可知道这位巾帼英雄女中丈夫姓什么？叫什么？”

李凌风一摇头道：“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个秘密组织，行动一向神秘，尤其一教之主何等身份，她怎么会轻易把姓名告诉人。”

宫和双肩一耸道：“海一哥哥，你想，姓什么，叫什么，全不知道甚至脸长得什么样儿都没瞧见，这叫咱们怎么个样认法。”

“别急，兄弟。”李海一道：“咱们也有满腔热血，一身侠骨，而且那嫉恶如仇的气味也跟他们一样，就凭这，日子久了还怕见不着她。”

李凌风点头道：“海一兄说得是，尤其济南府这么一闹，咱们是隔着墙吹喇叭名声在外了，加以我见过她，她信得过李凌风这个人，李海一，宫和都是李凌风过命的朋友，日后江湖上相遇，相信她会主动找咱们的。”

李海一点头道：“对，我就是这意思。”

宫和忽然一皱眉锋道：“凌风哥哥，小弟我要直说一句，血滴子真要是因谭姑娘是七杀教中人，而且身上携有机密文件而截她，这位谭姑娘恐怕凶多吉少。”

李海一道：“兄弟，我也这么想。”

李凌风缓缓说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忽地一凝目光，

望着宫和道：“兄弟，除了那块腰牌，你有没有在那个血滴子身子发现别的什么。”

宫和怔了一怔道：“这倒没有，谭姑娘被掳失踪，到他毁在小弟手里，这期间有段时日子，只怕他早就把那机密文件送回他主子手里去了。”

李海一噤了一声，点头道：“这倒是，这倒是。”

李凌风道：“看来我误的事大了。”

宫和道：“你呀，我的哥哥，这怎么能怪你！”

李凌风双眉扬起，道：“我不说什么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咱们推测谭姑娘必已遇害，但是我没见着尸首就不能不还存一丝希望，我这就告诉十二金钱赵振翎去，诸位请各自分手，来日咱们再谋后会。”

随即他抱起了双拳，李海一忙道：“慢着，兄弟，既是这样，你和海棠跟你一块儿走多好，人多好办事，反正我们俩眼前也没一定的去处。”

李凌风道：“海一兄，好意心领，这件事还先让我一个人办的好！”

宫和道：“我正说呢，李哥哥，济南这档小事是闹大了，正如凌风哥哥刚才所说，咱们如今是隔着墙吹喇叭————一名声在外了。济南总镇不但会行文全省，说不定血滴子还会大批外来，咱们这几个人走在一处太惹眼，那么一来反倒不好办事，以小弟看这件事还是让凌风哥哥一人儿去办吧，好在还有十二金钱那么个帮手，还担心谁能碰凌风哥哥一根汗毛。”

李海一沉吟一下道：“这倒也有理。兄弟，江湖上走动，胆不防放大，但心一定要细，我知道我这嘱咐有点多余，可

是我忍不住。”

李凌风含笑道：“我倒不觉得海一兄的嘱咐多余，请放心，我会牢记你们那句话，诸位各自珍重，我走了。”

海棠突然说道：“凌风哥，你办完事后是不是要找我们”

李凌风迟疑了一下道：“谭姑娘要是活着我得把她救出来，要是死了，我也得把她的尸首交给七杀救，尽管谭姑娘不是我劫掠的，但这件事多少和我有点关系，在这道义上我该这么做，等这件事告一段落之后，我还得到处跑跑，去找燕秋。”

海棠脸色微微一变道：“知道，我就是问等你找到了卢姑娘之后。”

李凌风沉默了一下道：“到那时候再看吧，将来的情形怎么样，谁也难以预料，不过只要我能去找诸位，我一定去找诸位就是，我不多耽误了，告辞。”

抱拳，转身跃下马车行去。

海棠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望着李凌风的背影，娇面上浮起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宫和的目光从海棠娇面上掠过，投向李凌风的背影，道：“到现在我才发现，凌风哥哥好像有点儿不大合群。”

海棠脸色又一变。

只听李海一道：“兄弟别错怪他，不是这么回事，虽然前后我只不过跟他见过几面，处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多，可是我自认了解他，他这个人不善虚伪做作，也不会说好听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宫和笑道：“李哥，这么说小弟我善虚伪做作，会说好听的。”

李海一哈哈一笑，抬手给了他一掌，道：“好家伙，一把筷子吃藕，居然挑起哥哥我的眼儿来了，咱们也别耽误了，走吧。”

宫和道：“李哥哥，海棠，咱们就在这分手吧，我也要走了。”

李海一一怔道：“怎么？你也这么就走了。”

宫和道：“李哥哥别舍不得，小弟我这事儿只有那么一个点儿，很快就办完了，说不定你们俩出不了山东境，小弟我就撵上来了，咱们是离短聚长，往后在一块儿的日子多得呢！到时候小弟我这身云里飞轻功准时派上用场，走钢绳、翻斤斗、摘蟠桃，我都拿手，咱们这个班子不轰动大河南北才怪。”

李海一哈哈大笑，道：“对，对，对，兄弟你说得哥哥我心里好高兴，正如你所说，咱们是离短聚长，舍不得也得舍了，兄弟，那你就快去快来吧。”

宫和一抱拳，目光从李海一跟海棠脸上掠过，道：“海一哥哥，海棠妹子，我走了，过两天咱们再见。”一个斤斗翻了下去，落地扬手，道：“海一哥哥，车轱上的差事儿交给你了。”

李海一笑道：“那是当然，还能让妹子赶车不成。”

一步跨上了车轱，抽鞭握缰，道：“兄弟，你保重，我们俩前头等你了。”

叭地一声鞭梢脆响，马车驰去。

望着马车渐去渐远，宫和的脸色渐趋阴沉，森冷，唇边泛起一丝令人望之战栗的笑意，转身往济南城下，天已然四更。

宫和懒得叫开门，提一口气拔上了城墙，他不但身轻如燕，而且行动快捷异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翻进了济南城。

城墙里落地又起，他直往城里扑去。

刚往里扑进十来丈，四五条人影在几丈外扑向城墙根儿。

宫和好眼力，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来了，他立即停身叫道：“张捕头，请留一步。”

那四五条人影立即收势停住，随听一下，话声传了过来：“那位朋友呼唤张某。”

宫应道：“张捕头，是我，宫和。”

一听是宫和，那四五条人影立即扑了过来，几个起落已到近前，果然是李海一手下张捕头跟另几位捕头。张捕头讶然道：“宫爷没让他们伤着。”

宫和含笑道：“小弟命大，只是披了点伤，几位可是要赶去救李总捕去。”

张捕头点头道：“正是，听说我们大哥跟神刀李让个血滴子抽走了，宫爷知道那件事，难不成宫爷您……”

宫和含笑道：“小弟就是为这档小事才二趟又进济南城的……”

他把冒充血滴子救人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道：“我那位海一哥哥让我谢谢诸位高战，并且说往昔诸位是他手下的弟兄，从今几个大家都是朋友，他要诸位善自珍重，各奔前程，江湖不算太大，将来定还有再见面的日子，不论在那儿，他都不会忘了诸位这些患难弟兄，生死朋友的。”

他这里把话说完，张捕头那里肃然抱拳，道：“宫爷大义，兄弟们放心之余谨此谢谢宫爷，我们本来想救下大哥之后跟着他到处闯闯的，既是我们大哥他这么交待下来了，我们几个只有从命，就此别过，异日江湖道上再谋后会。”

后头那四名捕头也一起抱拳，在张捕头的带领下，转身

仍往城墙扑去。

宫和望着五名捕头没入夜色里，转身又往天里扑去。

宫和一口气奔到了北城，身躯一闪便拐进了一条漆黑的小胡同里。

小胡同里第二家，两扇小窗门儿，宫和没敲门，腾身一脚便翻墙进去了。

小小的一个院子，两边厢房里黑忽忽的，只有上房屋里亮着灯。

宫和刚落进小院子里，上房屋里的灯灭了，一个低沉话从里头传了出来：“那位江湖道儿上的朋友这时候莅临？”

宫和冷然应道：“我。”

停也没停地便往上房行去。

上房屋里闪出了两个面容阴沉的中年汉子，快步地迎上来一躬身，恭声说：“您回来了。”

宫和嗯了一声，脚下没停。

一名黑衣汉子跨步跟上来低低说道：“大领班来了。”

宫和一怔停了步，但只是停了一下，旋即他又快步往上房屋行去。

上房屋里的灯又点上了。

宫和跨进了门，一名体态异常，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居中高坐，宫和过去躬下了身道：“见过大领班。”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皮笑肉不笑地招了招手，道：“宫和，宫里这么些年，没想到你是个大材，怪不得总领班会破例重用你，这回你的功劳不小，我回京上报，少不了你一名大领班。”

宫和道：“谢大领班的恩典！”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用不着谢我，你是个炙手可热的红人，将来我还要你多照顾呢，总领班的令谕到了，人一经拿获着咱们就地正法，人呢？”

宫和平静地道：“回大领班，属下把他们放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一怔，显然不和自己的耳朵，急道：“怎么！宫和，你把人怎么了？”

宫和道：“回大领班，属下把人放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赫然变色，霍地站起道：“你！你把人给放了，你好大的胆子，李凌风是叛徒李辰之子，又不受血滴子节制，等于是个钦犯。”

宫和道：“大领班，这个属下知道。”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两眼射寒芒，震声道：“明知故犯，你这是私通钦犯！”

宫和道：“大领班，属下不敢。”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砰然一声拍了桌子，暴怒道：“你还嘴硬，你知道血滴子规法，还不给我跪下。”

宫和没跪，微一欠身道：“大领班请暂缓定罪，属下有事禀报。”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叫道：“大胆，私通叛逆，明知故犯，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抖手挥了过来，只见寒光一道，疾袭宫和咽喉要害。

宫和一矮身躯突然飘退三尺，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手里多了一把短剑。他一剑落空，两眼寒芒暴射，怒笑一声道：“宫和，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不领规法，看来你真是要谋叛逆造反了，我看你能跑到那儿去。。

他闪身就要扑进。

宫沉声大喝：“站住！”

这声大喝震得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一怔，宫和紧接着正色说道：“大领班应该记得，当初总领班派属下出京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件事着属下全权处理，必要时凡血滴子都得听属下指挥调度。”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冷笑道：“宫的，你只不过是个起码的侍卫，连这领班都升的。”

宫和冷然道：“这么说大领班是藐视总领班的令谕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气是没那么盛了，道：“总领班的令谕叫你放走钦犯了么？”

宫和道：“属下说过，有事情禀报，奈何大领班不听。”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一咬牙点头道：“好，我听，你要说是说不出个理由来，哼，哼，哼……给我说。”

宫和微一欠身道：“谢大领班。”

站直身躯凝了目，道：“大领班可曾听说过，江湖上有七杀教这么一个组织。”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冰冷道：“，没有，怎么样？”

宫和道：“大领班，李凌风不但听说过这个七杀教，而且见过七杀教的首脑人物，主要份子。”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他见过七杀教的首脑人物，主要份子又如何？”

宫和道：“大领班，七杀教所谓七杀是，异族，侵犯我国土，蹂躏我同胞者，杀；弃宗忘祖，卖身投靠，杀；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丧心病狂甘为异族鹰犬者，杀；不孝父母者，杀；领官污吏，杀；为富不仁，奸商巨绅，杀；淫邪者，杀；江湖败类，杀。”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瞪圆了眼，叫道：“这……这分明是谋叛造反的组织嘛！”

宫和道：“大领班，谭逸轩的女儿，就是这个组织里的人。她偷的那机密文件就是要交给这个组织。”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脸色变了，道：“这么说，李凌风是在那儿见着这叛逆组织的首脑人物跟主要份子的了？”

宫和道：“七杀教的巢穴，泰山东面深山里。”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霍地转望那两名黑衣汉子，道：“准备放信鸽！”

宫和截口道：“大领班要干什么？”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干什么？问得好，我要请京里火速派人赶来济南……”

宫和道：“到那座深山找他们的巢穴捕杀他们？”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难不成我会请旨降恩颁赏！”

宫和道：“大领班。要是能这么做的话，属下就不会纵放李凌风了，属下早就飞报总领班请京里派下高手赶来济南，进入那座深山找他们的巢穴去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目光一凝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难道他们声势浩大，咱们动不了他们？”

宫和薄薄的唇边掠过一丝森冷笑意，道：“大领班这就把血滴子看扁了，当世之中没有血滴子做不到的事，没有血滴子杀不了的人。”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那你为什么说不能？”

宫和道：“只因为他们已经不在那座深山里了，至少他们的首脑人物跟主要份子已经不在那座深山里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一怔道：“他们已经不在那座深山

里，那他们上那儿去了？”

宫和道：“谭逸轩的女儿与他们带来机密文件，半路上被截了下来。他们焉不顾巢而出，全力营救的道理。”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这么说你是出自猜测？”

宫和道：“不，是李凌风说的。”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你相信他的话？”

宫和道：“他的说法合情合理，而且他不会骗我，也没有骗我的可能。”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沉默了一下道：“这么说，他们是到江湖上来。”

宫和道：“是这样。”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那也容易，咱们就在江湖各处截杀他们。”

宫和道：“属下不知道他们都是些谁，也认不出江湖上那一个才是七杀教的人，大领班认得出么？”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一怔道：“怎么说！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也认不出……”

宫和道：“大领班，李凌风见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蒙着面，不以面目示人，除了知道他们的首脑人物是个年轻女子，有两个人是锁魂鞭闵雄，子母夺命圈韩昆之外，别的一无所知。”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两眼寒芒一闪，道：“锁魂鞭闵雄，子母夺命圈韩昆是七杀教中人？”

宫和道：“不错。”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脸上浮现起一丝冷酷神色，道：“那就够了，只要找到这两个人，那怕……”

宫和道：“大领班，这一点属下想到过，可是不能这么做。”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怒声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你的不能未免太多了……”

宫和冷冷看他一眼道：“大领班有没有考虑到，闵雄，韩昆都是成名多年的一方豪雄，他们一身骨头必然够硬，万一，他们不肯招出那些个同党来，对七杀教来说，不但是打草蛇，李凌风跟李海一可能会对属下动疑，属下还能接近李凌风么？这么一来岂非得不偿失，还有，闵雄跟韩昆在江湖上都有相当的身分，他俩要是咬紧牙关不肯招供，不吐实，反指咱们以莫须有逼害江湖，很可能会激起公愤，万一这些刀口舐血，玩命惯了的江湖人来个全起造反，那将会是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到那时候总领班面前是大领班您说话，还是让属下我去承当？”

宫和这番话胡实剖陈了利害，而且又有软有硬，听得那个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直了眼，道：“这……那……你打算怎么办？”

宫和道：“现在大领班应该明白，属下所以纵放李凌风是不得已，也用心良苦，属下要把他当和两个饵中的一个，静待七杀教那些人自动上钩。”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道：“你要静待七杀教那些人自动上钩。”

宫和道：“大领班，在江湖上来说，李凌风是头一个好样儿，他那把刀确实天下无敌，七杀教既是这么一个组织，他们也绝不会放过他的，一定会想个办法争取他入教，不管李凌风入教与否，他们总会有几次接触，这是一个机会，要是李凌风加入了七杀教，他们下一个找的就是李海一跟属下宫

和，那时属下加入了七杀教，大领班！往后的情形还用得着属下再说么？”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静听之余，两眼异采连闪，一待宫和把话说完，他突然笑了，笑得有点儿阴。“宫和，难怪总领班会破格重用你，你的确是行，我不如总领班，看来这就是总领班之所以为总领班，我之所以为大领班的道理所在，好吧，我错怪了你，只是刚才说要把李凌风当作两饵中的一个……”

宫和道：“大领班，属下要分头并进，双管齐下，两计互为呼应，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所以属下要设下另一个饵就是谭逸轩的女儿！”

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微愕凝目，道：“你是要……”

宫和迈步过来在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耳边低低说了一阵。

只见商人打扮的白净老者面泛喜色，笑笑道：“好，好，我这就去办。”

伸手在宫和肩上拍了一下，道：“宫和，这件事要是成了，你的功劳可是真不小啊。”

宫和微一欠身道：“那还要大领班降恩提拔。”

商人打扮白净老者哈哈大笑，连连点头：“好，好，事不宜迟，我这就着手，累了一天一夜了，你也早点儿歇息吧，我走了。”

他迈步往外行去。

宫和躬下身去，道：“属下恭送大领班。”